



07143

無能子題辭

晁氏曰唐僖宗光啓三年天子在襄陽猶竝無能子寓於左輔晁氏民舍自晦也著書三十篇述卷莊之旨其自叙以爲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無作性命無欲是以畧禮教而外世務焉今觀其書大抵雜黃老名墨駁而不純其答華陽子問曰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管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無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有味哉言乎因選而錄之

無能子題辭

百家類纂

卷之一九

道家類

無能子

聖過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爲二儀有清濁焉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爲陽爲天重濁者下爲陰爲地矣天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炁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陰陽炁交於是裸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也與夫鱗毛羽甲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無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者豈非乎能用智慮邪言語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該之與人之好生避地營其宮室

百家類纂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二

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可謂之無智慮也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嗥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言語邪則其號鳴嗥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邪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入不同邪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氣又物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介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無男

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茹毛飲血無百穀之食生自馳死自什無奪害之心無瘞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自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有耒耜之用構木合土以建宮室於是有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有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為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於是有喪葬之儀結罝罟網罟羅以取鱗毛羽諸蟲於是有刀俎之味濛濛淳淳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猶自彊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擇一以統眾名一為君名眾為臣一可役眾眾不得凌一於是有君臣之分尊卑之節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二

尊者隆眾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眾於是有貴賤之等用其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為聖人既而賤貴貧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蟲乃分彼始無卑無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分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醜直淳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拍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為不友不悌夫婦不相子為不貞不和為之者為非不為之者為是則榮非則辱於是樂是

耶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背
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之謂之聖人者誨之不得已乃設
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紲桎梏鞭
笞流竄之罪充於國戈鋌弓矢之伐充於天下覆家亡國
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窮大析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
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彊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彊分貴
賤尊卑以一其爭彊爲仁義禮樂以借其真彊行刑法兵
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而伐其命迷迷
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

夫所謂本者無爲之爲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爲常而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三

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用以
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不有藏之不無動之則察秋毫之
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之可以包
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惚恍恍不來不往希夷希夷不
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遜專其根而獨善也堯授舜舜
授禹禹授啓湯伐桀武王伐紂張其機而兼濟也明之者
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無情昧之者嗜欲是
馳耳目是隨終日忘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
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析惑

夫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須於虛無相生於自然猶乎埴

殺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冲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雖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觀乎不搖而假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踈是故沉羽而浮石者又何惑之甚歟

質妄

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衮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邪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旄鈇鉞故謂之公侯邪不節之以衮冕宮闕羽葆警蹕纓車馬鈇鉞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衮冕羽葆簪纓鈇鉞旌旄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爲者也自爲之反爲不爲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爲富貴無物者爲貧賤於是樂富貴耻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足乎藝之類邪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彼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無形質廓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曩乎血與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

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偽激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誤之也

真修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其輕重於衡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心之物且平且明則夫民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虛涵激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偕天壤以無疆淪顛烝而不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夫水之性壅之則澄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沉之土則潤爲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耻其小分百川而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彊則舍神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五

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歸根則幾乎懸解矣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泯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夫浩氣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視聽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爲焉欲其至和而

虛通也難矣

天地無爲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頂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無爲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爲則不能無爲矣

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士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

孫登說

孫登先生隱蘇門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蜉蝣不能如龜齡燕雀不能與鳥期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真誨然而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堯堯雨露之潤罔擇乎蘭蓀蕭艾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六

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使康超乎有涯激乎無垠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淳淳有神非神精神甚真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爲有涯孰爲無垠然而虛光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爲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冥濛之機如執明燭煌煌光輝穹倉所惡也吾嘗得汝貽山巨源絕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務已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坎其中者巖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則累不

仕則已而又絕人之交增以裕已疵物之說啾啾於塵世之中而欲求乎永生可謂却影而走於日中者也何足聞吾之誨哉康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答通問

無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餓嘆吟者相從焉一日兄之子通謂無能子曰嘆寒吟餓有年矣夕則多夢祿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無能子曰晝憂多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無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憎仇讐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為者有所異邪曰無所異無所異則安知寐而為之者夢邪寤而為之者夢邪且人生百歲其間晝夕相半半憂半樂又何愁乎夫寔乎虛而專乎常者王侯不能為之貴乞丐不能為之賤王帛子女不能為之富藜羹繼縷不能為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感物而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之而憂樂之無常也以無常之情索朽敗之本寤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寔乎虛而專乎常不知所以饑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夕寤寐俱夢矣汝其思之

答華陽子問

無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為其所知迫以仕華陽子疑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忿所知

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心疑念深所謂見賢者臨筭而教之前也夫無爲者無所不爲也有爲者有所不爲也故至實合乎至和至公近乎無爲以其本無欲而自私也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疢贅去天下如涕唾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思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天下熟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便於已故不爲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魏魏成功其德不虧此皆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爲也子能達此雖鬪雞走狗於屠肆之中牽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况仕乎

魚說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群集其下力而上泝越其門者則化爲龍於是拏雲拽雨焉河孺織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孺而游戢戢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須形者于變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登則與之休意順力渾沉

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群而妬沂瀑而怒意疲力困乃雲
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潤之氣自相感爾於彼何有哉彼若
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
上足其下與吾鬚鬣一也吾鬚鬣而游彼角足而騰未嘗
不順也豈以吾孺游之無爭穴居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
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鳩說

鳩與蛇相遇鳩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毒者惡名
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
惡名亡矣鳩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為毒是欺也
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噬人也吾慈汝之噬人所以食汝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九

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
染吾毛羽肢體故用以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
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
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
矣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名為人所用吾所為能全其身
也全身而甘惡名非惡名非汝以有心之毒盱睢於草莽
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办苟免邪蛇不能
答鳩食之夫此蟲不可以有心况人乎

紀見

無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日梟鳴其樹景氏色憂將
彈之無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家將凶則梟來鳴

殺之則厥幾無凶無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
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
示於人邪凶不在梟殺之害忠也矧自謂人者與夫羣羽
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
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私於愛憎者也誰令
梟司其凶邪諡梟之凶誰所自邪天地言之邪梟自言之
邪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為必其凶邪諡梟之凶不知所
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山家亦
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不
言言則以羊為馬以山為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其家

百家

卷之十九

十

及鄉人狂之而不之罪焉無能子亦狂之或一日過於襄
翳間就而嘆曰壯男子也且復豐碩惜哉病如是狂者徐
曰吾無病無能子愕然曰冠帶不守起居無常失萬物之
名忘家鄉之禮此狂也何謂無病乎狂者曰被冠帶善起
居愛家人敬鄉里豈我自然哉蓋昔有妄作者文之以為
禮使人習之至于今而薄醪因醇酎也知之而反之者則
反以為不知又名之曰狂且萬物之名亦豈自然者哉清
而上者曰天黃而下者曰地燭晝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以
至風雲雨露烟霧霜雪以至山嶽江海草木鳥獸以至華
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農工商皂隸臧獲以至是非善
惡邪正榮辱皆妄作者疆名之也人久習之不見其疆名

之初故訟之而不敢移焉昔妄作者或謂清上者曰地黃下者曰天燭晝者月燭夜者日今亦訟之矣彊名自人也我亦人也彼人何以彊名我人胡爲不可哉則冠帶起居吾得以隨意取舍萬狀之物吾得以隨意自名狂不狂吾且不自知彼不知者狂之亦宜矣

固本

五兵者殺人者也羅網者獲鳥獸蟲魚者也聖人造之然後人能相殺而又能取鳥獸魚蟲鳥使之知可殺知可取然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衰世人不能父子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麕鹿鯢蝮法令滋彰而不可禁五兵羅網教之造之者復出其能自己乎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士

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訟其所欲爾故無爲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也

而巳

角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審其所用故得防其所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食桑之蟲吐絲其腸者曰蠶以絲自舍曰繭繭伏而化於是羽而戔焉其稟也宜比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由也智者知其絲可縷縷可織於是忘物縷之機杼以織之幅而繒之繒而衣之夫蠶自將爲蛾也非爲乎人謀其衣而甘乎烹也所以

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疾其蠶也利所繫爾夫獸之
胎鳥之卵蠶之繭俱其所稟也蠶所稟獨乎絲絲必烹似
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爲者無幸無不幸何扮
有爲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爲
垤蟻井蛙示以虎豹之山鯨鯢之海必疑熟其所見也嗜
欲世務之人語以無爲之理必惑宿於所習也於是父不
能傳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還其元而
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爲在我也嗜欲在我也
無爲則靜嗜欲則作靜則樂作則憂常人惑而終不可使
之達者所習廢之也明者皆習焉

王華子者 本朝大中丞揭陽盛公若林之所著也儀
封于浚川氏曰公雖宦游人間而曠心逸度準極鴻濛
高風達節超邁倫品其言曰聖人不生大道湮塞營營
與居汙我神造吾將歷五嶽九寰謁至人游矣蓋舉世
莫之知也斯人也與道爲徒不啻游方之外者乎不然
希古抱貞進止出處一順其天燭然而不汙於世塵者
邪按其書二十篇所言天道人情物理稍著矣公又有
參悟直指則專言攝生養神之道云金丹大指須先內
養方得先天之氣達摩西來之意亦在於此鉛卽先天
以陰中之陽爲主汞爲後天以陽中之陰爲主二者一
男一女也一氣一精也二者合爲一則神存散爲二則
神亡神之存亡魂與魄離也故老子曰載營魄能無離
乎營言魂也載者合也然所以合者不過專氣致柔耳
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其於老氏之旨深矣斯蓋幾
朗內照曠與天游視世之亂心逆性以恣窮欲者何如
邪因采而附之道家

道本章

道本乎氣所有謂道者人所共由也有所養而克失所養而窮物之初生也非有所資氣之所使也物之所盡也非有所損氣之收也或發或止不能自己然有其氣也循環不窮因其不窮而常可見者人物共由之而不得已乃謂之道焉名之爲道者方也術也君子曰性也理也性者有生之名也理者有生之理也性之初則氣也氣爲性之根性爲理之實未有氣則性無可名理無可見其一則氣也故曰道本乎氣人心亦氣之所有者人生之初氣所融結未有知覺但有氣耳及其漸長則氣壯而神強乃有知覺既有知覺方能視聽夫視聽者雖有耳目之用非神則耳目無所用非耳目之籍神神籍耳目也目耳之爲耳目氣之所爲也氣爲神所資則人心亦氣也心雖爲氣所有而其神則舍之於心而爲一身之主氣母也神子也心乃子之舍也猶人之母爲子所生身而其家之主必尸於子者子乃主而母從子焉性非可他求心中所具者也心之神性之發也情爲性之用者神之動也合而言之氣也君子曰性也命也夫性有命言氣之成形也形體既有性情乃見性情既有何有何無有者爲用無者爲體無者性之未動也有者情之已動也未動爲性已動爲情性情之根

氣之存亡也動而發見情之使氣也靜而寂也氣之亡也而性定焉性定神明心乃虛靈

形體之在氣中如魚之在水中夫水中之魚雖能知覺無水則無知覺氣中之形體雖能知覺無氣則無知覺矣是知覺資於氣也今以不由教詔而知者曰良知夫知豈待教詔而知乎人之生知者飲食也嬰兒之乳於其母也故知愛其母及漸長而知其能有飲食者父也故知愛其父是則非教而知者壯而氣血盛行思牝牡之合故知有夫婦知上下之分故知有君臣知同氣之親故知兄弟知交游之樂故知朋友是皆不待教也然其原初則由於飲食也已而有男女之合矣則知其上下同氣交遊之道然非

其氣之所使則不能知也壯也老也氣之使然也君子曰天也人也夫天人之分久矣天則理人則欲理則明欲則昏形體之由於氣不能不爾也知有形體則明不知有形體則昏明則踐形昏則從欲此人物之分也而况於天乎太古之初有至人焉知陰陽五行之氣合而為一故其生也外而耳目口鼻九竅之理內而五臟六腑之氣皆能備知內視明而外視察神之往來不能舍之而去故其疾病不生性情冲融年求身強能知萬物通靈鬼神故其測識陰陽之理制器作則以利民生葺草木金石禽獸虫魚之性而知寒溫之用以為醫藥度日月方向之晷景以作甲子辭山川向背之宜以為地理而為祭祀卜筮之法以知

吉凶然其初惟事於身體百骸不以外而忘內中古聖人者生乃知人事之宜爲治以安人於是太古之道廢矣暗於脩身而明於治人專於知理而疎於知氣求乎至遠而忘其至近風俗習成詐僞以滋乃有盜賊以賄喪生君子曰刑也名也夫物之初生也靜其壯也動其老也靜其死也變變而化化而生生生不已其氣猶然知生之艱故不亂知死之化故不憂夫憂樂之情治世之規縵性之防也於刑名曷居之爲刑名之言者不知夫氣之爲氣而惟曰懼之夫懼之使平曷若生之使定不由於道者故有刑名之學焉善治氣者忘耳目慎臭味戒色慾氣之初生也甚微及其乂也壯而老矣由其壯也而知節之則不老由其

老也而知養之則不衰所謂養者以氣養之耳非飲食所能養也以飲食養者養其有形以氣養氣者無形之養也陰陽之交也以氣也氣之交也精血之合也精爲骨血爲肉其氣則爲神也鼻口耳目四肢百骸五臟六腑具而後生皆形體也其氣則交合時所定也交合者生生也生生者不生不生者不死不生者不能生死也君子曰死生也夫死生變化之道也變化之道由乎氣也氣之變化不窮則乂視之術也以神馭氣則明以氣混神則昏昏者明之基濁者清之路知清濁昏明之初者不沒

清而不混合而混成是曰氣母爲萬物祖善攝生者知其初耳初之氣清氣也月以初生明至人則之其化不窮天

地得之以清以寧道之所棄者生心也心生則神死心死則神明大哉心乎人由之而死者故全形者無心忘形者無神無心入乎內無神出乎外出入之幾心神之所由存忘也故君子慎之今夫貯水於器非器所能貯也無水之器虛有水之氣則器日潤日燥及其燥也潤者消而水亦涸非漏泄也器實則氣壯水亦氣也又益潤其器矣器既潤矣又則風燥而及中氣漸消水日涸矣非益之以水則涸而乾矣乾則氣索矣乃益之以水而器常實而水常消其養生之理也知消長存亡之幾者思過半矣

學者章

學者之言道也以理言心也以性是皆非知道者也未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十七

所知而知曰良知未有所能而能曰良能是非知道者也道以生言也生以天命言也知能亦以生言也孩提之知飲食始知其愛親舉世之人皆以飲食爲本人一日無食則饑十日無食則死飲食之於人也曰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賴於是故人之爲道生道也生之者食也子食於父臣食於君婦食於夫兄弟朋友之共有其食然後親勉於所業以無忘乎所生則父子君臣之性存怠所業而忘其所生則父子君臣之性泯言信者言所欲也欲之所在信之所在也是知謂之良知是能謂之良能古之聖王以衣食乎民而民知禮義親長上後世以饑寒乎民而民之故死不瞻矣暇治禮義哉

人之有生以其有養也養生之道在於知要能知要則不費而自成要之在人萬有不同皆以勤儉爲先農之要在於及時播種學之要在於早習藝能藝能不習播種弗時饑餒將至養生之經奚有哉是之謂率天下而路之是爲亂之徒也

人之寐也魂遊及其寤也神解初學若寐而夢焉及其悟也始知其性之復而心明焉性復而心明者非有所加損也初則蔽於氣而欲生焉欲生則昏既昏且久心之靈者塞矣學之能使其欲去而氣清者無他道也思我之生也我之生也天之命我也我以欲而溷其氣氣之不和欲之累也於是因其欲而察之使無從焉使無入焉使無至焉至則入入則從不至不入不從心將日明氣將自清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是之謂一也富貴貧賤死生無自而從無自而入無自而至也氣和而神明矣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

文能章

文能成務天之至器也不以時失不以地得不以人存不以力亡其爲功加諸帝王之上不爲顯損於匹夫之下不爲晦無幽弗明無微弗入所謂自然之理也君子曰文章也夫文章自天地未有之初而得之於混茫天地既有之後而得之於感象人生而具於身者毫髮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物生而形於羽毛群隊飛走動植君子則之列天之

日月星辰雲漢列地之山川木石海嶽無乎不備故千古之前萬古之後皆不得遁其情遺其數楮毫之間盈尺寸而四海之廣收諸其掌握非天之至器其孰能與於此

木理之如鱗如波如織如結如繪如繡者石理之如山如雲如人如物如潏如組者鳥羽之如彩如錦如染如畫如綴如補者獸毛之如點雪如魚鱗如連錢如蒙抹如披截如黃穀之旋如紫絡之緝者魚之為鬣之朱為尾之頰為鱗之金為鬢之綠為鬚之赤為若帶之粲玉為若鷗之敷花者虫之為翅之斑為翼之翠為冠之緇為纓之青為蝶之粉為蜂之黃為蜻蜓之紺碧之晴為原蛾之黑綠之眉者是皆萬物之文而况於人乎人之為文亦天之為之也

百家類

卷之十九

十九

而况於萬物乎

山之多草多木多石者近之則可見遠而望之如黛然雲之似白衣似蒼狗似山岳者遠而見之則若此近而覩之則如穀然此山氣之變幻為文者也水之映日月而光似星似鈿似瓊瑤似練繚者日月之涵照有虹有晷有海市蜃樓人物者此水氣之變幻為文者也千變萬化惟文能之文之所能者豈非天地之氣而謂之何哉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得其秀者始有之愚而濁者曷有哉氣之秀者為聖為賢而非文則無可見文之可見者自開闢以來巨細遠邇之不齊而其為一代名人勝士有幾哉

天下之言文者有古今之殊文之言今在人之古今古之

人其言簡而要祥而足善喻而不煩善述而不易故遠而彰久而傳今之爲文也惟文之事不能簡惟言之尚不能祥惟比其似而不知其晦惟務其博不覺其紊也未嘗知其所自而強以擬之未嘗見其所法而苟以就之是皆聾者之論聲音聾者之談絳色也諷誦之未加而觀覽之未至若坎蛙甕雞耳曾何足以言大方哉

行貴章

人無有不善人之爲不善也欲使之也欲之使人也有五而其爲心之所存者則一耳何謂五飲食一也男女二也貨利三也耳目四也名位五也五者皆欲也而有其心則一也君子曰欲也養生莫大於寡慾害生莫大於多慾多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寡之分非必去之而後已也欲者人生之所資也豈必能去之去其私而公其有斯爲君子有其已而不知乎私則爲小人矣小人之從欲也性命與之俱矣豈畏乎人哉君子寡之也將以全生也全生之道非欲則不可故惟寡之而已矣寡之公則所守者正矣寡之私則雖寡而不能矣血氣之所由者私也心之所主者公也血氣之於心也相爲勝負焉知其爲血氣則寡之知其爲心則存之存者心也非欲也心存則欲寡矣飲食之於人性命之所關豈能絕之然其要則在淡滋味去肥濃斷炙燂戒殺遠葷然後節食與飲務俾臟腑清通坤氣爲和流通不滯自覺飢人

有富則神明能居而升降不礙任督二道往來循環常見

其動而不動靜而不靜如江河之趨海山岳之出雲不爲
氣而爲心不爲心而爲神矣男女者一陰一陽之理也一
而二二而一也男無女則氣逆女無男則血滯氣逆則精
溢而血衰血滯則經阻而氣衰二者常互爲根古之至人
能知陰陽之往來則剛柔之升降循日月之運行廼潛神
以居得虛而用因欲而會然後淨厥室廬馭神攝氣以遊
太虛故其老不衰耗性命自然有所持守無事於空寂而
少壯不失其爲完耄耄不至於喪敗此廼馭世之真則截
脩之默功不可以語人非人之所能得也得之者必稟受
之清明神解之妙詣也豈尋常之妄想又豈若世俗養生
之所爲哉貨利之於人也養生之資資治世之所務者不
可以爲有而輕不可以爲無而重惟以分安以力限知足
則常足求得而反失以之傷生喪魄莫大焉者君子惡之
而不能絕其理財之道又不能生之而執其安危之幾故
以爲無益之求而任其去來勉於所職而待其自至然後
有自然之利用天之時收地之力賴人之功耕者之田藝
者之器賈者之積仕者之祿夫豈無其道哉不苟也不貪
也不先也苟則污貪則亂先則恃矣是以聖人之治也制
田里教樹畜重本抑末惟懼民之知利而不知害也况加
之以思慮勞之以筋力死於賄賂哉聲色之爲耳目娛者
有三而其爲害則一也妖冶之容淫漫之聲是爲心之所
惑者也五彩之色五音之聲是爲耳目之所役者也萬物

之弊以眩萬竅之鳴以曠足爲神奔於物者也其惑其眩其奪者雖云在外而至爲欲者則心也心爲欲害者非能害也不自存而爲其所害也君子以心爲主而耳目之司則從之於心則其所惑者知其爲惑所眩者知其爲眩所奪者知其爲奪而不能害矣夫名位之於世也寔天之大閑天子不能爲之加損而況於人乎故君子以所能勉者勉之不能勉者無容心焉隨寓而安因時而行遇艱而守阨窮而不怨雖得之不爲喜雖失之不爲怒有命也吾如之何哉然其爲道也有不可失者君子曰學也學而後得之非學有不可得者也今以不學而不可得誘之於命乎誘之於已乎於是不惟欲之不遇而於斯世之爲貴賤之分窮達之途判矣學而不能得者命也雖云不能得而所得於心者良貴也曷賤之有又豈窮於道哉道足而身窮雖身窮而德富矣然非欲也以學制欲以道顯名非盛德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哉

言兵章

兵之爲戰也有幾也有守也有神也知其虛而擊之因其盛而致之待其至而取之是之謂幾不攻人之方銳不逼人之將窮不啓人之未及是之謂守知其方來吾精以應之知其未至吾緩以挑之知其詐敗吾堅以乘之是之謂神三者之才將知兵而兵知將也兵不知將非不知也養之未厚克之未周而用之未熟也若是者戰必敗矣君子

之於兵也觀之奕焉奕者之志未嘗加也而有其智局未嘗布也而有其方子未嘗動也而有其算因其彼之所入而吾爲之防因其所失而吾爲之取因其所取而吾爲之地則勝之道也故制奕者知兵焉

天有所秘者風雲之變也人有所秘者神氣之變也神氣者天之風雲也所謂秘者非有心也無可爲測也鬱則爲風蒸則爲雲人之拂鬱也則氣煩悶而神遂昏猶天之將爲雲爲風則昏蒙發作而失其常度矣故君子慎之無使其爲拂鬱則爲和然其所以致之者逆之外至而怒之內發也知其外至則求自直而反之知其內發則思外禍而遠之慎初之慮知幾之神也惟神故能顯秘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兵與刑也可以使民畏焉然而爲之上者矣忍哉不得已而爲之也生與養也可以使民愛焉然而爲之上者不可繼也亦不得已而爲之也故天之四時未嘗皆生養也而民以爲天也故使民畏不若使民愛使民愛不若使民之相忘也然其使之相忘豈有他道哉生養之而不使之知其爲生養也非天乎非達天德者其孰能與於比哉

知微之論起於自欺知艱之論起於自易自欺者獨察於微不自欺矣自易者獨鑑於易不自易矣不自易則能懼不自欺則能慎能懼而慎則心斯正而氣斯平矣氣之平也則神清而明人心之氣回其所感清明則不惑而應之者無形夫惟無形也則神主氣神主氣則無可移而恒存

路精神迺固是謂之文視

古之至人知萬物之惑生也故任之知萬感之敝形也故靜之不能使之不惑也而惟以所接者爲幻不能使之不感也而惟以所至者爲虛幻而虛何心於我哉君子曰無爲也夫無爲之化有生者之所慶也

身猶國也氣猶民也身之有疾則不自安矣然其致疾之由欲之所使也飲食攻於口腹情慾撓於精血而疾始作焉知疾之由於欲也謹之可也絕之可也方以爲藥之弗効愈攻愈困亦猶用刑法以安乎民也及其元氣旣衰百病交集然後以峻劑治之是猶以兵治亂矣命之不絕如縷矣嗚呼危矣哉

人身之血氣調則自安其爲飲食男女也皆無太過則脉平而氣之流行不滯四肢百骸通達無間外之風寒暑濕不能爲感若內虛則外襲而爲其所感矣是亦陰陽之氣相殄而然醫之道也善用藥者不傷人之元氣善行師者不伐國之元氣

治身者嗇治國者儉所謂嗇者嗇神也嗇神者嗇氣也所謂儉者儉財也儉財者儉民也氣嗇則壯民儉則富未有氣壯而身弗強也欲國之強不使民之貧民貧則兵弱矣外侮之至曷禦哉故曰身之壯在氣國之強在民

百家之井晨清而暮濁泉之所出者少而汲之所來者多

故也萬變之身朝明而夕昏神之所集者寡而接之所應者衆故也不有夜之所息則其為生也難矣而又以夜之勞於氣血其為神也有幾哉故善神者壽

卦爻之陰陽日神之所在也卦之六十有四則晝夜置潤之餘數也聖人則之以占吉凶焉天下之數豈有加於此哉故曰易者隨時以變易也若以名為而不知其神則占曷有哉

正心章

學者之紊於休察也或言性或言消或言理或言氣或言志或言意殊不知心之神為主則性定情和理明氣順志一心誠矣神能為心之主者以其靜而存動而察也察而存也存之乂則神為主而其內虛靈外明徹物來順應無思無為矣苦於自知者內不虛也苦於知人者外不徹也內虛則外徹矣如鏡之光雖能照然置之暗中則無光矣心之明雖能知然為外物所蔽則不能知矣外物之能為吾蔽者吾存之之功未至也每於其一絲一隙之私將入者吾有吾心而不為之動則塵掃浪恬而鏡水之清明常若矣莫大乎心之鏡也可以包六合而疑太虛然而一毫之私雜於其間則昏既昏則小既小則礙矣雖有其志而意之所動者偽矣此古今豪有之通患也

心之清明為神昏晦為氣此一知心者心未嘗有清明昏晦之殊也氣豈有不資於神而神豈有不藉於氣哉氣壯

則神強氣弱則神昏言心之去來出入者皆神之所爲也
氣靜則壯動則弱得其養則靜失其養則動何謂養不牾
之謂也牾之者欲之害也無欲則靜能靜則理直氣壯矣
明靈知覺者心之神也能使其神明靈知覺者氣之壯盛
也能使其氣之壯盛者安養之所致也能安養者靜存也
能靜存者不爲耳目之所視聽也視聽以心而不以耳目
則無外邪之干而內主之正者自靜夫外邪之干由於應
接於應接而有主之者則何患於視聽之煩哉登高臨深
之際未嘗不視聽也但惴惴然恐其步之墮也視聽專於
步履是心之神不移矣

重本章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重本之學有三而爲之本者一也所謂三身爲道之本心
能身之本氣爲神之本知愛身者始能知道知治心者始
能治身知養氣者始能存神夫三者非有其名也有身而
後有道焉身者非能自知也有心而後知身焉神非能獨
有也有氣而後有神焉是故君子之愛身也求諸內焉而
返觀吾之所有於身者形體之資於臟腑而度其爲虛實
爲通塞爲寒溫爲衰盛而欲其平也而其能求而知者心
也而於心焉求其在內在外而不使其外馳以爲一身之
主然而氣之強弱又不可不知之也知之而不養之則無
以資其神也神爲心之主而心爲神之舍氣又舍之才也

非通才之地也猶屋宇焉身廼地基而心爲屋宇神廼屋

字中之主人也氣又主人之糧肉也主人有舍宅有糧肉以爲養然後百事理則謂之道也今也未能有舍宅而主人未嘗安居矣既不能安居而欲處人接物皆無可爲其所資矣欲爲道得乎是故君子之學重本也

上古之時必有至人知陰陽造化之理故知人生之理今之爲醫者之言皆其源流也然不可以人皆知之必性質之妙契者方可以及此焉凡血氣之周流於一身者有內外焉謂之榮衛視榮衛之盛衰者存乎觀色診脈焉而知其氣之於何經何臟有損焉故於頭面手足諸處見之醫之爲言豈易造哉誠有得於返觀之力者攝生之大要無出於此者然其爲神契之妙者尤在乎斯術之外而不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可以其成法爲一定之論也是之謂造化也

草木之實有核者中有仁則發生之機也然必得土氣以滋之則仁中之萌及時而茁矣使不得土中之氣則久而亦自絕無復生意外之所資者中之所有者也中之所有者外之所來也二者陰陽之往來者也故卵者必伏抱而生亦此意陰主受納陽主敷施然於受納中有陽氣以爲之母敷施中有陰氣以爲之子二者皆不能相有者此所謂天地定位陰陽之別也然必陰之得陽爲受藏陽之得陰爲發生也是皆至微至妙之理非人所能知者至人有攝神之道焉

人能於世味一切不爲心累則心中神常為主而氣歸一

中者心中有主則自安靜苟無主則爲事物所亂而真氣日耗百病因之而生神能馭氣壯形盛俾神常守則虛靈之亂復矣養之益久則神爲之恆存又存而熟則久當出入形體變化不測豈有他術哉

人身之精氣神三者當以精爲一身之至重者其次迺氣也精氣既壯則神自強矣然神爲精氣之主神既強盛則精氣又加之壯盛此上更持守而又能以氣資養則久視之功也然終始皆當以堅守靜篤而致虛極也

陰陽二氣脩煉家以爲鉛汞大段皆比喻之言然是氣必有陰陽以陽爲陰言汞也以陰爲陽言鉛也汞以精言鉛以氣言得鉛以煉汞則鉛亦不用矣得陽氣以煉陰精則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陽氣亦不用矣所謂用者留之也所謂不用者去之也去留之幾陰陽之會也又以龍虎東西爲喻無非此意也然其所謂火候者則又會機之運也氣有陰陽用有虛實虛者爲用實者爲守也守者以月用者以日也所謂脩性者則守者也所謂脩命者則用者也大抵以稟受於父母而有身皆先天既有身而生成者皆後天以先天爲命後天爲性亦是正理醫經亦有此說但人自不知耳

人身之火皆情欲也蓋治身者惟慮其火以其情欲之動也而不知制之則其爲身害也必矣是以戒人之知其爲火則反爲之用矣人身由情欲而生者亦由情欲而死然其爲生死之幾至人能把握而用之則又以此爲久視之

道所謂把握者正不使其奔逸而能謂伏之理也何則以
絕粒出家然後爲仙此豈知造化之理者哉

尚德章

物之生也柔弱及其壯也強由強而老由老而衰初之柔弱
弱者生也壯而強也衰之漸故君子以柔爲能以弱爲盛
不拂乎所生不失乎所盛視於無形听於無聲知物於昏
默專精於窈冥則智慮不萌形神不驚安靜寬平不與不
爭氣歸於形善集有慶謂之長生

月有虧盈之度人之身亦然月之哉生明象人之身之虛
也由虛而積則至於滿也則必虧矣當其滿也閉之時也
當其虧也將啓而未啓也虧之只則三旬之日周矣積者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去而始有明之生也三日而曰哉主明也斯時也生物之
原也生者之氣母氣也至人以母氣爲形先故曰先天之
氣潮之升也月之生也潮之降也月之虧也曉而升者生
也由昏而生也曉而降者虧也由曉而虧也生者既滿則
漸虧也虧者既足則潮降而漸生營其降之久而未生也
則天地之氣交故曰有者生於無而無者生於有也有無
之間有物焉是謂玄牝也玄者遠也牝者母也遠母云者
自天地先而有之其來也遠矣故曰谷神不死

天下之水所歸處曰海人身之氣所歸亦曰氣海是海也
虛而不盈故能用之不動所謂用者言生物也惟生廼不
生至人以不生爲生不生者生生也由其生生是以恒存

然非得之於虛則曷有之有生於無也無則空硬爲也
空谷之中有神焉有門焉神則無形門有形也故曰有生
於無也有爲天地之根無爲天地之始

成形之後雖屬後天然先天之氣又具於形中如樹木之
子中之仁含有先天之氣故能萌芽人之稟於胎育者必
有母氣以爲先天是氣也正所謂直種也是種更千百年
與天地相爲終始何曾有尽哉

保身之術以有恒保國之術亦以有恒也恒之云者非以
常守也以常事也如一國之政皆有所職則凡百營爲不
至於闕失是以倉廩實府庫充有所不戰也則必勝攻則
必取矣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卯酉之月潮汐盛於他月朔望之後三日皆盛於他日然
其盛也則漸以積而減矣逝移而減則人身之度其有逝
移之應也當其移也候其虛也虛之爲候也火候也陰陽
之會故曰火也

月增則歲益也歲增則壽益也增則不已益則不侈知其
已也則移之知其侈也則止之是之謂變化之神異也故
煉精以化氣煉氣以化神者非煉也逆用以还虛也神而
虛矣謂之專氣致柔能嬰兒也

謹始章

禍福之微皆自其始如人之作一善則自己之精神自然
舒暢作一不善則其精神亦慚惶不快此其幾也及其將

者則言語動作之間自然發見矣何待於人之觀察哉無所養者泛泛接之豈能知哉靜虛之乂物來自見不待思索故謂至誠如神也

幽冥之中所主者亦因人而爲之往來焉人之爲善者精神與之會合則善之應者心之應也非外來也爲惡則其鬼神之惡氣亦與之合則惡之應者亦心之應也田內迎之也二者皆已之所爲也故其黨類亦從之人之黨類既從之鬼神之黨類亦從之矣人鬼俱一氣也和氣召祥戾氣召異祥異之來亦以類相感也今夫端人正士之在海內四方之士聞其名而心好之爲惡之人雖隔千古偶誦其事尚能使人憤怒不平則其氣之相感可知矣興忘之兆於斯見矣天之變於上地之變於下禽蟲草木之妖類見而疊出亦何於一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五

天地位萬物育由於人之能節喜怒哀樂之情以致其中和是豈有一人下亦心之所召耳然其爲力亦視勢之大小耳然則勢位之所係不爲不重也勢位之所施爲始有其應天下一政一令之布皆其上之人所發也喜怒哀樂之地一人及之廣狹焉一身之微而爲天地萬物之感召由於吾一天之性心爲天之幾也至治之世無爲惡之人至和之家無爲惡之事所及雖有廣狹而其爲安樂則一也故犯罪之人視青天白日而昏悶積善之家當危亂而不困是豈由於人乎哉

從容暇豫者無撓之使然也急遽苟且者有撓之所為也然其為撓與不撓者善惡之自然也惡則所慮者此惡而心危氣阻欲其從容暇豫不可得矣人之惡非由於染習則其心之所存者何有於不善哉染習既深則其視為惡如所當為者不以為非而以為是矣及其思慮之所及猶有良心焉是以慚惶不能自安由是覘之為善哉二其為從容暇豫也豈非心之無所撓而然哉

思之一言甚切於學人能思念較量其所接則自然不至刻薄由其私己之心勝一念之發但知有己不知有天遂至於忘返而為私欲所使又加以私智小識則自一為是怨天尤人不知其非矣或遇一機會之便則尽力以為之雖至於妨賢病國亦自不覺故治國成家小人勿用非小人之罪也小人之才無可為用豈以不可用而用之罪豈在於小人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五

世俗多以剛猛敢為謂之才以陰險探索謂之智此正廼才智之反謂之才者以其有所施為也謂之智者以其能別是非也剛勇之人豈有施為苛察之人安問是非害天下事者必斯人也才之敦重安裕後容不迫然後事來能應智之文理密察詳密不昧然後感觸而通豈有一旦無所依據而遂妄行無所知識而遂苟辯其始也以氣乘之以心逆之而為之也故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者此也聖道淵微之極然其為淵微也非高虛無據之謂也言其

至小至深莫非此理也如人之飲食男女豈有女妙但於此能知其理則其為飲食男女也始知其道推而極之天地之造化不過此耳於此而失其道則人類之與禽獸奚異哉故制禮作樂之原其初亦以防民欲扶世教而設其終至於威儀三百禮儀三千發育萬物感動鬼神皆由此而然也不知者以為有過人之本非世俗所能及而惟其高虛是務可謂舍本求末愈差愈遠安知聖道之在日用間雖夫婦之愚亦所能知能行者雖謂之能知能行然於其間之所為知行者未能得其理正如人皆飲食皆有夫婦孰能盡其道哉然其及道者亦非有他術不以口腹害其身不以色欲亂其性不害不亂之功足則脩身正家之本立而治國之實效無踰於此矣其為禮樂之肇端祭祀之饗格風化之溥博率於此焉在豈若異端之卒不知乎此必欲杜絕情欲斷味枵腹冥然遁世與木石為伍此豈人理哉

好善章

人之處富貴者異於貧賤處功名者異於富貴皆非也貧賤者未嘗不警飭及其得富貴也則忘之矣當其得富貴也未嘗不畏懼及其有功名也則忘之矣貧賤富貴功名而處之一而已矣則謂之有道之士矣又豈必欲其棄富貴功名而竟貧賤獨守然後謂之道德哉自夫世卒之不明也論氣節者必欲輕功名談道德者必欲舍祿位然則

名仕福祿皆無道之徒而後有之何其見之謬也世之所
謂隱者則必以輕富貴棄功名而惟飲水穴居若蛙蚓之
操而後謂之隱則亦何貴於隱者哉所謂隱者知時不利
也且隱以守吾志耳故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

為師者與治人者其道同也為人師者懼夫己之孝無可
以為教也必求吾之失而日進之治人者恒恐其不及也
必求吾之責而日勉之此二者皆有益於己不但有益於
人也教人者必裕於己而後可以施於人為治者必先於
為己而後能為政也是皆以理言之然於心苟能以誠求
之則亦人已交脩之益也

獨知之地非人皆能獨知也必有其省察之力而後能獨
知也常人之不能獨知者非不能也以其未嘗省察耳於
此遂有君子小人之分自獨知之地而謹之則邪念不生
矣無邪念則心清氣爽聰明日進性情冲融入於無為矣
於是恒存之而已矣

知邪思者查也斷邪思者不續也人之有疾必有所因及
知其因則謹於未因及去其因勿復其因此愈疾之功也
斷念之查由於不續每查每去勿續則已故曰瞥來是病
不續是藥人之怒亦然怒能傷人甚於刀劍惟能忍則不
怒不能忍徒自損於人何預人心之明初非不知偶觸之
而致其然耳及事去怒平氣損心疚未嘗不悔其初之怒
也則亦何有於我哉故忍為怒藥亦為事濟

平居無事之時未嘗不思然於思之際自省其所思念者
或計人已或商財利或慮恒因此皆人欲也若思其危難
思其職守思其進脩此皆天理也理欲之分邪正之判也
或計人已則思以禍患或商財利則思以災厄或慮恒困
則思以死亡以彼易此不勝於無思乎思貴於理理貴於
誠誠則明明則無思無慮矣

治國之道不踰於吾身治身之道不踰於吾心治心之道
不踰於吾欲人以欲爲害然不能無欲惟能欲於善則善
矣所謂善者如欲食則思其親自親而踈而人而物則其
爲食也豈惟欲哉人不能以無欲亦不能以無思惟思與
欲也善則君子惡則小人充其欲則天地萬物之位育者
此也由思與不思耳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廿五

飢餓之至不擇其美寒冷之極不思狐貉非不擇不思也
死亡將至惟便於已則安耳人能於此知其爲益則何暇
於其美哉飽煖之益或生疾病飢寒之苦自適筋力厚裘
賦食亦損生之漸非以侈論也勞形瘁體廼保身之術非
以儉言也况天生物之道不欲爲人之賊乎

和氣之在天地間未嘗一息已也惟人能以天地間之和
氣爲養則何求於溫飽哉所謂和氣者生生之道也生生
之道惟人殘之者多矣人爲萬物之靈其爲萬物之害者
自飲食衣服居處禽獸草木蟲魚窮山海川陸之物罔不
畢致而惟於富貴之家尤甚焉此消長之機盛衰之漸不

行明者而後知也故曰物壯則老此之謂也

主靜章

主靜爲學之要然主靜非必於靜也動而無靜則昏靜而無動則冒昏則必紊冒則必寂紊生疑寂生滯夫惟靜而處動動而用靜是謂常靜故曰主靜豈必於靜哉處靜於動則不昏不昏則不紊何疑之有動而用靜則不冒不冒則恒寂何滯之有靜者動之始動者靜之終動極而靜靜極而動物之常情也君子知動之初由於靜知靜之初由於動二者之相爲其根不能已也然必有靜以處動有動以處靜是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非靜無以存性非動無以達情性情之爲動靜本於自然因其自然者而有所主是以喜怒哀樂而中其節此主靜之力也

百家類纂

入卷之十九

卅六

懲忿窒慾二者皆切於學者但窒慾易懲忿難非懲之難難於無忿也然窒慾正所以懲忿也人之有忿也以其有慾也若夫無慾則正大光明何忿之易發哉故能窒慾則意廣情舒忘其觸忤而無可爲怒矣

人爲喜怒所使者未嘗不變古人愛一顰一笑欲其有常也是故和氣之充積者必敦重不淺隘宅心之光明者必樂易不崖岸自處之嚴畏者必敬謹不放肆治身之節儉者必有禮不暴慢立心之謙抑者必能讓不高傲有諸中必形諸外自然起人之悅慕豈若色莊者之所爲哉然此非勉強而至也皆其學力涵養之厚資性稟受之粹固非

一朝一夕所能亦非矯揉模擬所及誠所謂景星卿雲人所快覩也

和氣章

和氣之先生於畏懼畏懼之萌起於窘約以之爲心則恐其無所資是以皇皇然憂慮凡百飲食男女之慾皆不能爲之動矣此之謂窘約有志之士當其窘約之際所慮者豈有不周哉故其爲性情也自無過中失正若夫無志者鮮不爲困窮所移矣故貧而能樂者廼爲聖賢之事古人之有大遭際者皆由於貧賤多由其志之堅忍而歷涉於艱苦恒多也是亦鬼神之所相佑者若夫膏粱之子衣食充而佚慾縱亦鬼神所惡雖有志而不亂然亦墮於無所苦辛而不免於爲造物者所棄所謂與之齒去其角也此豈人所易知者哉滿招損謙受益亦理勢然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廿七

生物各因其所產之地如海濱之人多黑而廣額高顴深山之人多深目而巖額俯項舟居者步若跛而善拍浮柵居者行若偵而多足弱皆其所居而變者也况於童而習之壯而効之者乎是以君子貴擇居而慎交遊也物之非其種者久與染習亦變其初賦如嬰兒之乳於他母長而形貌皆類之以食其乳也乳爲人身之血所化旣食之而長則其形化之矣乞他人之子而養爲己子自幼而壯其爲之語言行事自如其所養之父母皆由於染習而變也

裸蟻取青蟲壘而封之祝曰似我似我已而出其封壘廼

似之染習之能變所性不亦大可畏哉由是觀之不知者以爲染習之力矣非也皆氣也天地一氣耳形雖殊類氣則同歸使非有氣之物而能變化之乎

氣之盛衰有二因所感觸而爲盛衰者廼客氣自其所有而盛衰者廼血氣二者皆非元氣也元氣無盛衰惟和耳人能保其元氣則盛衰之氣皆不能于之矣然亦無他血氣爲一身之榮衛情性旣和則血氣自和血氣旣和則元氣自然常存豈待於外來哉脩性正脩此耳脩命者則非血氣所能致必自其有形之先得之然非血氣之和則亦無其地矣何以得之此之謂禽之制在氣也

天地發生之機甚速謂之殺機以其生之速而漸盡之矣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九

世八

當其春生之際蟄蟲出而草木蕃花果之萌芽一吐則日惟見其開謝結實成熟無時止息以致於枯槁而後已其發生之機不知者以爲可喜此正枯槁之初矣人之少壯即有生育及其衰老遂至死亡於此能識其機而善把握之則殺中有生矣古之婚禮不賀以爲人之序也細思之亦可悲矣

量之大小在思之淺深思之深則量大豈量之使然思之深遠也人之有量者能量度事勢忖謀幾括故不易發不知者以爲量之大也

天戒章

人心人之天也心苟不自安則天亦不可安天之不安則

萬物皆不可安矣故一身以一心為天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為萬物欲其耳聰目明四體康裕先於定心吾心既定則疾病不生禍患不作何安如之不知者勞心焦思以役形軀形軀日勞則髮枯體羸而將日憊矣不亦可哉哀

天道人事相為流通以人事而徵諸天道若遠今以最近者言之如貧苦之家自無疾病非禍亦罕富貴之家常有禍患者亦以其用度奢侈飲食大過暴殄天物未免害生故其所召自然而至况又加之以驕肆無所忌憚哉

人之愛心生於不足怨心生於不平使人心常足則無所愛常平則無所怨然怨之使平易愛之使足難是以怒氣易發而易悔慾日增而心亦日大是以愛為難足者慾之使然也故君子懲忿窒慾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廿九

人之精力衰者氣之衰也神則不衰故能思慮知覺及其氣將竭而神尚存尚能言語應酬於此而昏則神去矣及未去之先知所養則氣壯而神恒存

大虛中雲霞烟霧霏皆氣之蒸鬱而成者亦猶人身中之惱悶昏亂皆氣也而其心之明者如日月然及其一散則青天白日無所礙障矣

至靜者莫能動至虛者莫能礙由其靜之未篤故易動虛之未極故易礙所謂動者物之觸也至靜則無物何觸之有哉至虛則無岸何礙之所存哉故至人不為感而自靜不為障而自虛故虛以靜動以動靜也

安不忘危者神之存也神存故能慮惟其能慮則安而思危神不存則從耳目之好而慾心生焉慾心旣生以危爲安矣景星慶雲爲天之瑞而所瑞者應之不知者以爲瑞則以危爲安矣彗孛之流爲天之變而所變者應之不知者以爲應則以安爲危矣此天之仁愛夫人君者亦猶父母之仁愛也何謂以安爲危父母之愛子者未嘗不加譴其子爲之子知親之譴責於我者欲我之善也廼安之道也思脩吾子職而已矣或者不以爲欲我之善而反以怨其親則非親之心矣非以安爲危哉是以君子戒懼於不睹不聞也知所戒懼者正所謂存其神也能存神則能知天能知天則因天之變而加脩德之功正如父母屢責其子而子知懼以盡其道是故善脩德者必以天變爲警教而子職盡矣

人身之天爲首而一身之氣自流行貫通脉絡相連如耳目口鼻爲氣之出入皆在於首而其爲氣必自下而上故目如日月而五臟皆屬之豈非自地而起乎

天地之氣肅爽者爲秋冬溫潤者爲春夏然肅爽之中天明日朗之時則爲溫而不能潤溫潤之中風清氣歛之際則爲爽而不能肅正如人之刻烈者未嘗無歡笑但於刻亦不能去人之和厚者未嘗無剗果但於和亦不能變其氣之使然也氣之所在以其收歛生發而然也故人之刻

烈者亦多自爲是收斂之意也人之和厚亦多爲人是生發之意也惟聖人則隨時而行此則太和元氣也

山川章

山川之氣地氣也人生於地故其氣與人相通人之所處其形體多似之氣之可見者莫如水水之流行氣之流行也水之停聚氣之停聚也停聚者爲發生流行者爲解散人依山川而處者必擇其停聚之所故有郡縣鄉村之處皆然也

神龍非有種類皆鱗鬣之類所變化然必資於水上之旺氣人之資於水土者尤多英傑故堊法言之堊法與攝生二術皆乘生氣者所謂生氣者逆氣也順者散逆者聚散者消聚者長也散聚消長之幾非達陰陽造化之深其孰能與於此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四一

天包地地之上下皆天天之氣循環轉旋無一息之停止如人身自腹以上爲天腹之下爲地人身之氣自足之勇泉而起至於頭頂又降而下循環不窮然謂之陰陽者亦以其上下言之耳天之氣在地下者爲陰在地上者爲陽其爲形雖有陰陽之殊其爲氣則一也

葬書言枯骨能蔭生人者非以枯骨言也言葬者乘生氣也乘生氣者謂其所來者迎而奪之氣迺聚謂之生氣也人死則魂散氣絕矣何枯骨之能蔭生人哉所以爲能者有神存焉耳神聚則氣聚者言死者之氣也氣聚則神聚

者言天地間氣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此也故聖能致祥者此耳非達造化者不可以語焉

象數章

數起於天地之先者日月星辰是也象生於天地之後者山岳河海是也有日月星辰而其運行之晝夜則爲數之紀綱有日月星辰河海山岳之象而爲諸象之根源也萬物之生生化化於穹壤之間者皆其象之所有者也象之所有者因其晝夜之往來循環不已而數生焉然必其數之先以定象象之後以成數皆莫逃乎晝夜之綱紀焉此之謂之自然也象有陰陽數有奇耦也奇耦之數合則生物奇耦之數分則死物物之死生皆陰陽之數合散者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四二

逆數者生也順數者死也死生之機順逆之理也物之初生也一而已矣及其二則生物矣後有三則一之變矣四則變之窮矣自四而五則爲數之再始者自五而六則爲數之初終矣自六而七則再始之變者也自七而八則初終之變者也自八而九陽之數終矣自九而十則陰之數終矣故數以奇爲始以耦爲終以終爲始者奇也以始爲終者耦也此天氣之循環者也而地之氣每因天之氣爲終始焉非天地各有終始也陽之生陰陰之生陽雖各有終始而其數則起於陽也非奇則無可耦矣自奇而耦此數之順者也順則分矣自耦而奇此數之逆者也逆則合矣何有分合春生於冬至順數也秋生於夏至逆數也自

逆而爲數之始則一陽生故曰逆則合也合則耦矣自順而爲數之終則一陰生故曰順則分矣分則奇矣分合之道有性命之幾也故君子慎之

一花一草各有其象各有其發生衰謝之候此則數也但於發生時而知爲久遠之期則其衰謝之期亦如之矣此象中之數也其非時未生而必得其時迺生則象外之數也象中之數生數也象外之數非一花一草之數也此之謂元氣也

物之初生也數之至也既生而象具焉是數爲象先也象既有矣而數復因象而行焉是象又爲數之先也故數之生象者先天也象之生數者後天也先天者生物之原也

後天者成物之始也大矣哉數乎萬化之宗萬有之本也象不得而與焉今夫採木於山將以構室也必先以數計之而後以所採之木充之象之在室者木也數之在木者工也是亦化工之意也造物之初不先以物而先以數及其數成而造化之工行焉故以年計月以月計日以日計時以時計刻無一可失化工之盛也故聖人則之治生焉耕者以春夏畝者以秋冬不使物之失其時者順天地之生化也天地之生化不以時者爲異此非數也非數之象亦不可以數計也如妖孽之類也人有不以時而能者如嬰孩之子能言能行少年之多鬣或白髮者亦爲人身之妖此非常數之比而其數亦不能推之矣

積數之變必有非象之象如麟鳳雖爲祥瑞亦非象之象者英雄豪傑之生皆天地間異象雖爲人之所貴然亦爲時之禍福者豈可以常數第之哉

聲音章

聲音爲萬物生數之原有聲則有物有物則有生有有生而無聲者有有聲而無物者皆非有數之物也如風水之聲則因物者也是物非有也如禽蟲之聲則自然之聲也琴瑟鍾鼓之聲非自然之聲也人之語言哀哭歡笑之聲則自然者也歌曲之吹彈者非自然者也必有自然之聲然後見化工之神非自然之聲雖能感人亦非造化之神故聖人制禮作樂用律呂之聲音而其爲數亦求之自然者不以人爲以雜之也是以有律呂而生五行之數不以五行而爲律呂也八音之造皆自然之音也故足以動物不知者以爲數之所生非也數因其聲音之制而生者也文字之初亦取諸此也

天地以萬物爲聲聖人以萬民爲聲皆氣之所激而成者德脩於己名聞於人豈非氣之所激者哉此之謂無聲之聲而能成至治之音咸英韶護是也文字不過象形諧聲而其他皆本諸此形聲二者而爲增益也故有六義焉形具而象成聲聞而數見天地萬有皆肇於是故河圖洛書之數皆象也有象斯有氣矣有氣斯有聲矣故天地風雷山澤水火爲卦之綱重之八八爲卦之紀於是有聲之生

有生之氣皆範圍曲成於其間爲造化之情而納音納理之用見矣

清濁高下疾徐抑揚者聲之自然也大小虛實輕重浮沉者形之所有也有形斯有聲之分有聲斯有形之辯二者兼之斯爲樂焉然聲者氣之發也形者氣之蘊也如人之喜怒哀樂其声雖殊而其爲氣則一也此之謂樂之情性也音聲爲天地生物之始而其爲宮商角徵羽者生物之序也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者生物之功也如人言語歌笑嘯呼擊搏其音雖殊而其爲氣則均也此之謂樂之音聲也候氣者爲定曆也非定律也後世以律爲候氣而定聲是未知乎制律之意也

草木章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四五

草木感氣之先者禽蟲感氣之後者人又其後者金石則氣之所畜者醫者皆取之以氣以味而治人之疾病然其要則在於宣達焉非補助之謂也不知者以補助爲真能益人之腑臟氣血焉斯爲拙工矣天地之氣以不偏倚而成化工人身之氣以不壅遏而成脉絡有滯塞而疾作矣疾之作也善導引者不治以藥石善刺砭者不治以灼灸藥石灼灸之功以導引刺砭之無能爲矣然後用之故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人身之氣周流不息以天之四時而爲徐疾以晝夜之作息而爲進退以老少之盛衰而爲順逆善攝生者因其順

以逆取之因其逆以順與之此至人之行持也非知造化之妙者其孰能之

汞惟最冷然能穿人骨髓服之多者至骨軟而死丹砂實汞之樞生尚可入藥若加服煉更烈於汞燒丹之士每為所害誠可為攝生者之深戒也

人身之神與氣一而已氣散則神奪矣然養氣正所以養神也氣之在人非待他求神損則氣亦損存神所以養氣也氣之得其養者先之以絕物誘次之以寡語言嗇禍聽耳所謂絕與寡而嗇者皆補也豈待外求哉

萬象皆能奪人之神一為象奪則氣亦不可回矣故歛已之精神以歸於虛無者勿俾其為象所眩也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九

四六

生成章

人之形貌骨格聲音氣色皆可觀其吉凶然脩德者則安重和厚雖形色骨氣之淺薄不能為之累矣此又相家之所不能知也

至危者高陔也至險者重載也故升高之履必絕重載之舟必溺勢使之然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寬洪大度者容人之器也淺狹逼促者不能自容之器也二者皆生質之成者然於其所悟而日修之正如治溝渠者然又則因流水而日踈日濶矣人亦因所感觸而日忍日修之亦猶溝渠遇流水也豈無踈豁之期哉蓋人於平居之際雖能知覺及其感觸若不能忍未免依舊欲修之

必於感觸能忍而不動心久則習成矣

卑賤之人豈無暴性亦以自幼處人呵責之下日忍一日但求免於鞭策耳久則亦不自覺其感觸而自順矣處得志者能以是自比則爲度量自寬矣

積毀之家其動以微破巢之幹其先以蠹不知者以毀之積而巢之破爲始禍非也榮盛之業毀之端倪矣繁茂之蔭破之先驅也必枝葉繁茂而中始空榮盛之寵而惡始集木之大枝招風小葉招雨中空而巢復重求欲不破不可得矣人之大者倚力小者趨利惡集而家益大欲其不毀亦不可得矣是以君子以身安爲富以名重爲貴故去彼取此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四七

大其之世必剖巨室大凶之年必剝雄鄉怨由是而始逞也民之積怨也非一日矣至是而始得以逞焉柰之何而不爲之先哉

天地生物必有欠缺處廼爲效理若一一全具則其害尤甚如有角者去齒有翼者兩足使相制相避之幾渾然天成人能於此焉日加念慮則求盈取足之心亦灰矣人之爲慮者豈能得哉况其爲所迷而不自省者乎由此意氣之所招誘則物或能先之矣此災祥之應所由兆也

謹戒之心禮之節文所由起也和易之情樂之音聲所由成也故禮樂二者相湏而行者也然禮非樂則不可行樂非禮則不能作二而一也皆出生成之自然者也

未有章

至人之於世也明其幾而用之不費是以長生久視及其終也則神與氣合一而不用其身焉故曰及吾無身我有何患人身廼氣之凝於精血者精血久則漸消而氣亦因之而衰矣衰而能壯者逆修之道也修之久則返老還童而其爲之身者亦不可恃矣故有拔宅之喻也謂身爲宅其將拔出其宅而舉矣魂氣上升體魄下降此廼自然之道也而能合魂氣而一之故能出無入有也但又則亦自消矣此神奇之說也

人知造化之妙而不知其氣之爲能也氣之疑聚者則爲形之變動者則爲神上之隱見者則爲幾知其幾而執

卷之十九

四八

在乎我矣所謂幾者死物者生物也生物者死

物也

在人_之之氣即天地間氣也其藏其顯未嘗不資於有形然是形亦氣之積而成者所成者皆陰而引用者爲陽未有形之先皆陽而後能積及積而凝則爲陰矣陰氣留聚而陽氣飛揚惟其留聚故有形惟其飛揚故引用是以至人得其引用爲根而始固謂之深根固蒂久視之道

人之陽氣甚難養陰氣甚難固養其陰則爲陽養其陽斯固其陰夫陰者形體中之氣也陽者形體外之氣也中氣爲後天濁氣也外氣爲先天清氣也濁氣曰衰清氣不衰但清氣爲陰陽合散之主以閱衆甫者也 玉華子卷終

